



20 年代的开端叙事：全球因 旧范式报复进入大动荡



超乎所有人预期，新世纪 20 年代的序幕是被全球大流行病拉开的。截至今年 3 月末，全球因新冠累计死亡人数已超过 616 万人，此人口规模在全球 233 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 115 位，超过了新加坡的人口规模。而就在疫情持续 2 年多的今天，全球每天新增确诊病例数仍有 100 多万，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伤害之巨大是显见的。就疫情应对而言，疫情无疑又是一块试金石，各国的疫情应对则是对各自发展成色的全方位检测，经过疫情测试之后，各国开始反思与调整，全球秩序也因此进入巨变期。实际上，全球秩序在疫情前就已出现了裂痕。例如，2016 年的英国脱欧，标志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破裂；2018 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，则标志着多边贸易合作全球化共识的破裂。疫情的暴发更是加速催化了裂痕的扩大，例如，疫情暴发后全球联合防疫机制的缺失，标志着全球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效率的下降，延续至今的俄乌冲突，更是标志着维系“冷战”持续“冷”的军事管控基石发生了根本性动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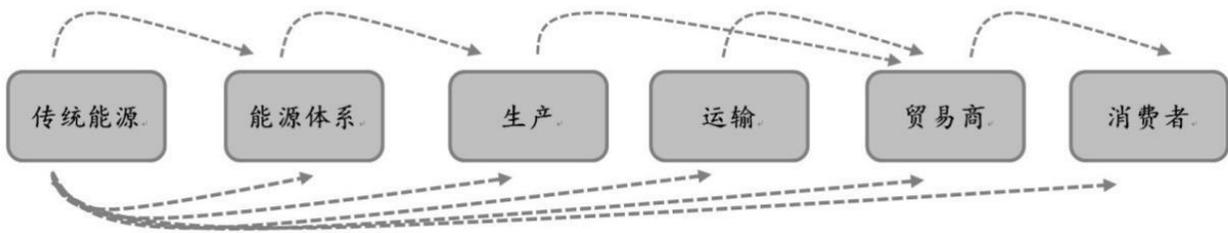
客观地讲，未来裂痕的弥合只能依赖于新秩序的塑成，前提则是重建全球互信，只有在互信重获之后，包括知识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才能重返无限传播模式，相应劳动力、资本、技术等各生产要素才有可能重新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配置。在此之前，由于互信与自由的严重缺失，全球必将遭受旧范式破裂的持续报复，并由此进入大动荡，动荡的范围与剧烈程度更是难以估量，这无疑是新世纪 20 年代的开端叙事。

4 月 4 日，联合国发布报告《气候变化 2022：减缓气候变化》警告，

全球需立即在所有领域开展深度减排，否则全球变暖限制在 1.5°C 的目标将无法实现。联合国最新评估显示，若将升温限制在 1.5°C 左右，就需要最迟于 2025 年前全球实现碳达峰，并在 2030 年前减少近一半碳排放与减少三分之一的甲烷排放。目前，伴随对低碳经济、绿色发展共识范围的扩大，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做出了碳中和承诺，明确了“零碳排放行动计划”，确立了“碳减排”目标，但参照各国既定目标和实施路线，2025 年前全球根本无法实现碳达峰，相应人类社会规避不可逆转气候冲击危机的希望已大幅削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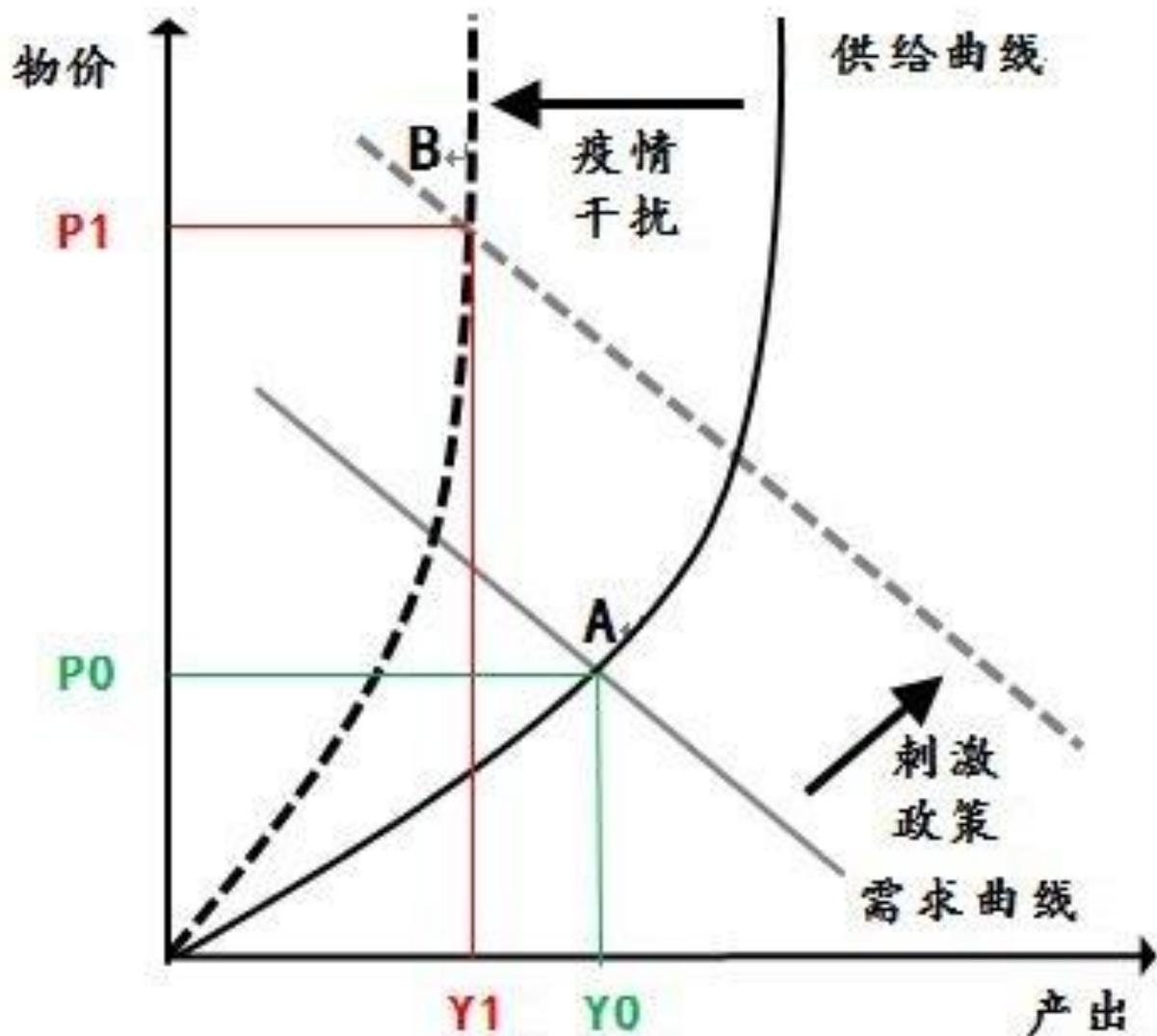
目前，低碳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，现有经济运行对旧能源体系的依赖度依然很高，加之碳减排必须建立在全球一致行动的基础上方能真正实现，因此全球碳减排必将是个异常复杂的过程。尤其是在现有能源获取技术条件的约束下，清洁能源供给的稳定性、安全性远不及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等传统的化石能源，新能源比重的提升，必然会导致整个能源供给体系脆弱性阶段性上升。例如，去年冬季由于风能的不足，全球多地陷入采暖能源严重不足的困境，只能被迫重返对旧能源的依赖，至今此重返依然是有增无减，煤炭、原油、天然气的价格随之持续攀升，并进一步大幅推升了全球供应链成本，即“旧能源的报复”不仅令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再次上升，更为全球碳减排一致行动新添了重重困难。

图 1：旧能源的价格传导机制



疫情暴发以来，被各国讨论和反思最多的莫过于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，而自去年 4 月份以来，持续攀升的通胀压力更加证明，当前全球供应链已经丧失了应有的弹性，相应价格机制平衡供需功能随之衰减，即价格的上涨并不能撬动供给的快速增加，在需求不减的环境下，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就成为了必然，而本次疫情以及防疫措施则进一步削弱了现有供应链的供应能力，最终形成供应短缺的严重通货膨胀局面，即如图 2 所示，产出由 Y_0 缩减至 Y_1 ，价格由 P_0 飙升至 P_1 。

图 2：疫后全球供需曲线的变化



除了新冠疫情的外生性冲击之外，疫前的诸多内生性变化，已造成全球供应链弹性的趋势性弱化，尤其是 2016 年以来，全球化共识破裂，标志性事件就是“英国脱欧”，之后美国重拾单边主义，挑起关税战、贸易战，很多行之有效的全球性多边议事机制失效，原有全球化下的资源自由优化配置和供需自动平衡机制失灵，全球跨境资本开始趋势性收敛。2020 年全球 FDI 流量仅有 1 万亿美元，较 2016 年前的水平大幅下降了 52%，G7 国家的 FDI 流量则由 0.84 万亿美元锐减至 0.26 万亿美元，全球跨境投

资的收缩直接导致全球供应层面产能扩张的停滞。这些内生性变化均大幅削弱了原有全球化机制对通胀的缓和作用，加之疫情后各国将对供应链的要求，由之前的简单、高效调整为安全和稳定，更加重了供应链的紧张，因此在全球化共识恢复和新秩序塑成之前，供需失衡的矛盾很难得到根本性缓解，相应“旧经济的报复”也就很难停止。

在贸易全球化、人口红利以及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发力等诸多因素叠加推动下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逐渐成型的“低通胀、高增长”的经济大调和在新世纪初期得以延续，同期金融领域则呈现出监管弱、创新强、扩容快的发展态势，跨境资本在全球的流动范围和规模不断提高，90 年代中期全球 FDI 年流量仅为 3000 亿美元，2007 年已升至 2 万亿美元左右，并带动全球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，尤其是以中国为首新兴经济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，令全球产能持续扩张和释放，较为充分地满足了不断增加的全球需求，所以该阶段全球货币供应虽有较高增长，但宏观杠杆率并未大幅上升。

图 3：新世纪以来全球宏观杠杆率的变化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0260

